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十七回 李鳴遠花園遇難 王夫人救婚脫身

詞曰： 終是唐虞揖讓，俄聞湯王征誅。雲霓德沛救民蘇，千載功名懸布。

渭水誰知漁父，有幸自是耕夫。風雲一旦展雄圖，今是聖朝良輔。右調西江月

話說樊惠昌似夢非夢，只見一陣陰風過處，來了一個無頭之人，披頭散髮，頂上冒紅。走到大人跟前，叫了一聲：「太爺，不必驚慌。我乃是家人韓桂。只因奉了差遣往京都投書，在南柳鎮迷失路徑，被王志遠救了上船，見了寶貝，陡起歹心，將酒灌醉，引到樹林，刀下喪命。太爺呀！小的一死還是小事，不上半月，太爺有大禍臨身，要速迴避方好。小人去也。」說罷，一陣陰風而去。樊大人驚醒，說「奇怪，奇怪」，站將起身收拾安寢。心中似信非信。大人因其為人耿直，這些夢寐之事，全然不掛胸懷。次日起身，把此事付於流水。這且不提。

且言王志遠船抵溧水碼頭，有家人來接。太爺坐轎回府，爺們搬抬傢伙行囊，按下不言。再講保賢橋下住的二公子李電，他自從被李雷逐出，母子主僕三人苦度朝昏。聽得陸氏被火燒死，太太歎息。那一日聞得王太爺回了家了，二公子便來與母親商議，要去見見岳父岳母。夫人說：「我兒，你不可去。你可知你的丈人為人，是愛富欺貧。你如今衣履不週，到他那裡，恐有不便。」二公子叫聲：「母親說那裡話來。我是他親女婿，今日窮了，豈有不認之理？」太太說：「我兒，今日家中無錢使用，我這裡有金簪一枝，拿去典鋪中當來。」公子接過走出，有家人李善跟隨，離了保賢橋，進了城來到典鋪，將金簪當了十兩銀子。公子接了，同老家人出了典鋪，正行之間，只見前面圍了許多人。只聽裡面有個人喊道：「小的陸榮，是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氏。因同我爹爹到江南貿易，一時貨物未消，耽擱在旅店。爹爹得了重病，盤纏用盡，不幸爹爹昨日半夜身亡！小人無錢殯殮，只同諸位爺爺伯伯口棺木盛殮爹爹，我感恩不盡！」眾人說：「朋友，你來遲了。連日沒人做好事，連佛老爺總窮癱了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李電搖搖擺擺走進來，眾人就把他推進看了，說道：「這就是佛老爺了。他慣做好事。」二公子走至陸榮面前，叫聲：「壯士，你在此作什麼？」陸榮把手一拱，又將前事告訴一番。二公子叫聲：「壯士，奈我身邊無多銀鈔，只有才當來的紋銀十兩，你拿去殯葬尊翁罷。」說罷，將銀子取出，遞與陸榮。陸榮接過，正欲開言，只見二公子出了圈子，帶了家人，飛而跑之。陸榮分開眾人，隨後追趕，叫聲：「恩人，你緩走，留下姓名後來，必當重報！」喊著跑著，哪裡趕得上。且說二公子聽見後面喊叫追來，說：「老人家快走，恐他趕上又要，我沒得東西了。」

且說眾人見陸榮追趕不上，叫聲：「壯士，你不用趕了。我且告訴你，他乃是活閻羅李震遠大老爺的親兄弟，叫做彌勒佛李鳴遠二公子就是了。」陸榮聽得姓名，叫一聲：「李恩公，我陸榮這裡磕頭了！」當街相謝，起身去殯葬他父親去了。後來陸榮在太湖地方救了李鳴遠一家性命，也因今日贈了十兩銀子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李二公子帶領老家人回轉家中，將此事稟知老夫人。夫人生性賢德，聽見兒子做了好事，不以為怒，反以為喜。二公子又要到岳丈家去，老夫人無奈，只得辦了飯與公子吃完，李電帶了老家人李善出門而去。夫人一直送到門口，叫聲：「兒呀！早去早回，使為娘的放心。」又照會李善：「你跟隨公子去，不可離身。那王太爺恐其不認，你勸公子早些回來，不可耽擱。」老家人答應「曉得」，老夫人轉身進內不表。

且說二公子同了老家人，一路直奔桑南岡而來。到了王府門首，只見兩邊門登上坐了數十位家人們，口內撇著京話，說得津津有味。李二公子走上坡台，一聲咳嗽：「門上有人麼？」門上人站起朝外一張，說道：「你這花子找誰的？」公子聞言大怒：

「呸！放狗屁大膽的狗奴才，你擅敢放肆！我乃是李鳴遠，是你家太爺的女婿，快些與我進去通報一聲，說我姑爺到了！」門公一聽，連忙陪笑說：「姑老爺，適才不知，多有得罪。望乞少待，即去報來。」說罷轉身進內，一直到書房來。

且說王志遠坐在書房，與心腹人商議，要毀這段姻親。講的些話難以入耳，把個李大麻子抬到三十三天，說得李二公子下了阿鼻地獄。正然撚鬚歎氣，只見門公走到面前叫聲：「太爺，李鳴遠姑老爺到了，現在門口。」王志遠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回道：「門前來了李鳴遠姑爺了！」王志遠將臉一變，開口罵聲「狗才！你曉得我太爺有幾位小姐？」「是，小的曉得太爺只得一位千金小姐。」王志遠道：「你見對了李鳴遠的麼？你快些出去，叫他把鐵葉子裹了抓撈。」門公叫聲：「太爺，小的不好回他。他是書呆子性兒，又要動罵。」王志遠心中一想，說：「罷道，我且問你，他是騎馬來，還是坐轎來的？」門公說：「也非馬也非轎，是兩腳驢來的。」又問他身上穿的衣服可齊整麼，回說不叫什麼很好。王志遠道：「你且出去叫他進來。」門公一聲答應，出了書房來至門首，叫聲：「相公，太爺有請相見。」「哦，來了。」步進門來，搖搖擺擺入內。吩咐老家人門首伺候，二公子一直進了書房。抬頭一看，瞧見岳父坐在上面，生得面似紫檀色，眼如鷹目，凹梁鼻骨，一雙鼠耳，四方癩口，兩路黃牙，尖頭頂，翹鬍子，頭戴暖帽，身穿珠墨色道袍，腰繫鸞帶，足下靴耳。遠遠望見二公子來了，見了形容衣服，反把眼睛垂下來。二公子走至面前，深深一躬，口稱：「岳父大人，小婿李鳴遠叩請金安。」老變種把眼睛一閉，聽得故知不理。二公子又叫聲：「岳父大人，小婿請大人金安。」又過了一刻，王志遠把眼睛一睜，把頭一抬，問道：「下面何人？」二公子回道：「是我，李鳴遠。」王志遠隨口應道：「原來是李二公子。」李電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岳父，自家的女婿，怎麼稱公子？」王志遠大喝一聲：「我把你這大膽畜生！當日你父與我老夫不過是一殿之臣，年家稱呼。你今擅敢前來冒認老夫女婿，該當何罪！並且你哥哥分銀三千兩資本，與你出來攻書上進，你這畜生不守本分，嫖賭精光，弄得這般形狀，沾辱你父母之臉。還敢來此多講！」二公子聞聽此言，氣得渾身發抖，大叫一聲說：「哎呀！岳父，你見我哥哥分銀三千兩與我，況母親在堂與我同居，問我母親，還是分著銀子沒有！我也曉得，你今日說此絕情絕義這話，是不認我這個窮女婿。我也不認你這個富豪岳丈。但是岳丈不仁，我要進去見岳母。」言罷，欲起身進內。王志遠恐他進內見了太太又生出口舌來，原來老變種有些懼內，所以怕他進去。忙叫王福王恩來，把眼睛望上翻，頭一抬，把手這麼一揚，說：「你們送二相公進去見太太。」二人會意，說聲：「二公子，小的們領你進去。」二公子跟了就走，不進內室，彎彎曲曲進了花園，上了山子石，入了藏仙洞。公子上了山子石，不見了二人，公子喊聲：「二位大叔，哪裡去了？」四下一望，並無半人。且說王福王恩二人躲下身軀，悄悄扭動開關鍵子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石板朝上一掀，冒上一個人來。身長丈二，面如藍青，發似硃砂，兩道粗眉，一雙怪目，大耳獠鼻，巨齒獠牙，一嘴紅須。只見他雙手捧起一塊石頭，認定二公子打來。二公子大叫一聲：「嚇死我也！」驚動東園土地，把公子一推，跌倒旁邊去了。只聽得一聲響石，打石打為粉碎。二家人前去回稟老變種不提。二公子跌得昏暈過去，人事不知，睡在塵埃，不知性命何如。

且說夫人身旁有個丫環，名叫荷花，身子胖大，腳有八寸長，走起來猶如風擺荷葉。今日奉太太之命進花園彩花，回去只見山子石邊睡著一人，定睛一看，認得是姑爺。只見二目緊閉，口內白沫流流。丫環一嚇，慌忙跑進見了夫人，叫聲：「夫人，不好了！婢子在花園彩花，只見李鳴遠姑爺昏死在地，必定是王福王恩把他上木將軍打將下來，性命難保！夫人快快做主！」太太一聽大驚，連忙叫聲：「荷花，你姑爺形樣何如？」說道：「太太，不要提起。姑爺形象，實在淒慘。衣裳藍縷，形容憔悴。」太太聞言，說：「跟我出來，與這老天殺的拼命！」說罷站起身來，穿廳過明巷，一直走進書房。瞧見王志遠坐在裡面，罵了一聲：「老天殺的！好好的還我女婿，萬事幹休。若不將女婿還我，老天殺的，我就與你不要命了！」王志遠一見，嚇了一跳，欲待要走，早被太太走近身邊，一把揪住鬍子，一頭撞入懷中。王志遠罵聲：「老不賢，你丟了手！有話說。」太太道：「人都被你打死了，還有什麼話說！你好好的還我女婿，我就丟手。你若不還我女婿，我誓不丟手！」說罷，又是一頭拳撞來。王志遠叫聲：「太太丟了手罷！」把太太的手往下一頓，一把鬍子揪得乾乾淨淨。王志遠得放，飛而跑之，躲進去了。太太氣得吁吁，帶著荷花直奔花園。到了山子石邊，只見李二公子睡在地下，鼻歪眼斜。此時甦醒回來，見了太太，口言瘋話。忽然大笑一聲，說：「王母娘娘請我赴

蟠桃會，龍王三太子請我到水晶宮去。」夫人見公子嚇瘋了，十分難過，叫聲：「荷花，你到外邊問一聲，看姑爺可有人跟來？若是有人，叫他進來。」荷花答應一聲，出了花園來到門首，問道：「哪位是李二公子跟來的人？」老家人李善一見，連忙答應道：「姐姐，是我跟來的。」荷花說：「隨我來，太太叫你進去說話。」老家人答應，跟隨荷花一直進來，到了花園，見了夫人跪下，叫聲：「夫人在上，老奴李善叩頭。」太太說：「老人家，罷了。你家相公被我那天殺的，叫王福王恩兩個狗頭，領至花園山子石上，用木將軍打他。幸而未曾打傷，但是嚇瘋了。你快快扶他家去。」叫聲：「荷花，你在此等一等，我到房中收拾些金珠細軟出來。」夫人回轉房中，取了一個小小包袱包好，連忙到花園邊與老家人。李善接了背上，將公子馱上肩頭，叫荷花先去著園丁開了後園門，然後夫人叫：「公子呀！你回去要奮志攻書以圖上進！我在一日，我女兒是你的。倘若我死之後，那時認憑老天殺的了！」又叫聲：「老人家，你好好馱回去吧。」望著李善出去，方才轉身，帶淚回後不提。

且說老家人李善背了包袱，馱了公子，出了園門，上了大路。正走之間，聽得呼呼的一陣狂風，把二公子刮離身軀。老人家忙上前用手來拉，只拉下一支鞋子，眼看刮得不知去向，無影無蹤。老人家嚇得魂不附體，說道：「怎麼好！相公被風刮到哪裡去了？」老家人急得無計可施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